**圆桌派第二季第21集 面子：多少钱一斤？**

[圆桌派 第二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3127efbfbd11250911ef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7 · 中国 · 24集全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立足“撩、聊、了、料”四大吸睛秘笈，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梁文道、马家辉、许子东**

窦文涛：好，我这个香已点上，你们都得装起来。

众人：嘿嘿嘿。

窦文涛：不装不成活呀。

许子东：有一个说法就是说，香港的文化人是扮俗，内地的文化人是扮雅，就是包括上海人，上海人是装雅，他要装的聪明，就是他显示得要比他实际上的聪明；而香港人普遍来说，他的样子要比他实际上的好像要笨一点。

窦文涛：你像说这个李嘉诚是吧，你要看他表面，那完全不像个有出息的人，对吧？但是这就说明这个面子这件事儿是什么，就是说他比你实际上的大。

许子东：或小，都是为了自己的需要，它是一种像动物一样的保护色。

窦文涛：你刚才比如说讲我就想起来，就是说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，就可以说明，这种气派我在南方人当中很少见，或者这种心理，这个故事我可能跟许老师讲过，但是这个很值得一咏三叹的一个故事。

就是说山东，假定是山东吧，其实可能就是山东，山东某个城市，我那时候在北京，然后有一天我来一个朋友，就是说山东有个老板，也就是个二十多岁，要结婚，想请你主持。

你别说我这个我也挺能装的，这个婚礼我是不主持的，但是你知道真是肠子都悔青了，就有人你像温州老板就说，窦文涛你给我主持这个婚礼。

许子东：200万。

窦文涛：出的七位数字，你知道吗？

许子东：七位数字多少。

马家辉：百万以上，百万。

窦文涛：就我为了这个面子。

许子东：出个200万差不多。

窦文涛：别再说了，我每听到一次我心里就是伤一次，纯粹就是面子，我跟你讲实话为什么说是面子？因为现在都有手机了，说实在的给这么多钱，我就说如果你能保证全封闭，这个消息不要泄露出去，我也愿意。

梁文道：不可能，人家找你来做主持干吗呢。

窦文涛：你知道吗，现在主要是前两年吗，净有人那个参加婚礼的给发出来，发出来一说哪儿哪儿哪儿的主持人给什么老板主持婚礼，就好像大家觉得是不是挺丢人。

许子东：你这个第七位数字就是传播费。

窦文涛：对啊，所以我就，但是那是早年，我说的是N多年，几十年了恨不能。

许子东：那时候七位数就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那个时候没这个钱，就很多年前我一个朋友。

梁文道：你说那个山东老板来了，二十来岁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是我的朋友，就是说他呀结婚，就是想找你去主持，说这个你要多少钱都行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开的传播这些，还没这些什么微信手机这些，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想去，但是因为他托我这个朋友帮忙，比如说托许老师帮忙，我就给许老师面子，之后我就答应了。

答应了之后呢，我发现事就多了，他说但是呢，他说你答应得太好了，他高兴坏了，他现在就飞过来，飞到北京，我说为什么他要飞到北京呢，我说到时候我去不就完了吗？这不是他要当面见见你，好，于是我。

许子东：新郎官。

窦文涛：新郎官，他一定要当面见见我，于是我就觉得挺逗的。

我在酒店房间里，这哥们儿来了，小伙子挺精神的，背着个军用书包，好家伙一进屋一看左右没人，咣咣咣，就几沓人民币，咣咣咣。

梁文道：这像犯案还是结婚呢？

马家辉：洗钱，原来是来洗钱。

梁文道：这是干吗呢。

窦文涛：你更加想不到的是下边，他说涛哥是这样，我这个婚礼呢，我是就说咱这个钱都无所谓。他说但是你得给我一个面子，我说我给你什么面子，他说我就是跟我们那儿的这个人全讲的是，你可不是为了钱来的，咱俩是哥们儿，就是我跟他们说的，就是咱俩是哥们儿。

听说我结婚，那拦都拦不住，你非要来不可，就你千万别说是拿钱请来的，这样我就有面子，对吧？

许子东：这个面子值六位数。

马家辉：七位数。

窦文涛：不，那个时候还不是这价，但是他就说，他说但是呢，那帮人呢肯定不相信，他们都嫉妒死我了，他们到那儿酒桌儿上肯定会问你，所以我要专门飞过来跟你对好了口供，比如说你对我有一些基本的了解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在哪儿上的小学，还有中学。

最后我记得我们俩在酒店房间里研究一个问题，他说对啊，咱们俩怎么认识的呢？就是怎么说呢？好，你说你从他说的理由，你就知道这人过去经历过怎样的一生，他说要不这样，当年我这在深圳走私，然后给关起来，关过一阵儿。

你就说那个时候是有人托你帮忙，帮我处理一下官司的事情，就是托你帮忙，咱们俩就是那么认识的，然后一见如故，铁哥们儿，这我结婚了，你打死你都不能不来，对吧？说好，行行行我都记住了，然后哥们儿就飞走了，你知道吗？

然后那天我就去了，从我一到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天，他亲自来接我，接我的路上，拿着几个步话机啊，好，就说，从哪条街到哪条街，咱们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什么有没有挂红绸了，有没有，每辆车上都挂了，然后从另一个城市来的。

从另一个城市来的按个什么跑车车队，正在高速公路上，还有多长时间就要到达婚礼现场，他指挥几个这种豪华车的车队。

许子东：可是他新郎官自己指挥吗？

窦文涛：他自己。

许子东：他应该有一个人帮他指挥。

窦文涛：全是他自己总指挥。

梁文道：大老板独裁。

窦文涛：大老板哇哇就这么弄，然后呢。

许子东：这么微观调控。

窦文涛：婚礼当地的有头有脸的人全来了，也的确真是像他，你知道有些这个，怎么说呢？这个中小城市里的人，他确实会不信，就确实周围人都给我打听是吗？你真跟他是哥们吗？是吗？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，还真有人问。

所以我们对这口供，我说他当年，你知道他在深圳干过什么，都是我就是想办法，对吧？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好，最后，然后这婚礼办的就是很成功，太盛大了，他整个城市可以说，我认为那天是坊间流传的独家新闻、头条新闻。

所有你可以想见，几条街都他就婚礼车队，然后呢，晚上就婚礼办完了，他大家去喝酒，他喝大了呢，也就跟我真有了交情了。管我叫哥是吧，最后就喝就喝大了，最后喝喝喝喝醉了，快通给我跪下了，说哥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这舌头都硬了，哥跟你说实话。

许子东：钱都是借来的。

窦文涛：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帮我这个忙，给我这么大面子，我今天我们家在我们这个城市算是扬名立万了。

他说哥，我跟你讲实话，我这个婚是假的，他这个婚礼是假的，为什么，我说怎么是假的呢？我说你为什么假的。

许子东：他结给谁看呢？

窦文涛：他说我跟我的女朋友，但是我女朋友在国外留学，我们这么年轻，我们根本没想结婚，他说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婚礼就是办给我父母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家从小在这个城市里是赤贫，就是最穷的。。

许子东：争一口气。

窦文涛：他说从小邻居就欺负我们，欺负我们兄弟几个，就是欺负我，我父母就是老实疙瘩，就是因为我们家就是穷，从小周围人瞧不起我们，欺负我们，他说我现在做生意，我现在有钱了，我纯粹就是父母，我就要让父母有面子，让他们看看我们家今天所有。

他说当年我们的邻居，那些打过我的、瞧不起我的，我全请他坐在首席坐在我父母身边，让他看看我现在有这样的大主持人，是我的这个朋友，然后来给我义务的主持我的这个婚礼。呦，我当时给听的还有点心酸，你说这算是个。

马家辉：没有，我完全可以理解，我今天的手机屏幕也是窦文涛的照片，去哪里，你知道这是谁吗？我的哥儿们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就说这个面子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太重了，我那天还看见，就是说鲁迅写的，鲁迅写过一个叫《面子》，他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，他说就像晚清的时候那个辫子，你只要一揪着辫子，就中国人呢，你只要一揪他这辫子，就纲举目张。

你抓住他的这个面子，就像揪住了他的辫子，他的身子就跟着你走，你看这是鲁迅的这个分析。

许子东：面子是虚荣、是好的，是自尊，跟他同义的一个词叫脸，脸是一个负面的，有面子和丢脸，假如他那个婚礼当中被人揭穿了，有一个人在旁边说，他这个是花钱请来的，那就不是丢面子，那是丢脸了。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乡土的一个礼仪呢？

梁文道：有可能是这样子，就是说这种讲面子，讲到像你这么说的是要借钱，打肿脸充胖子这种程度的面子，这种讲究，就绝对不是，不敢说是只是乡村还是哪儿，但它绝对就不是现代市场经济，或者资本主义逻辑下面的一种理性计算。

许子东：就是前资本主义。

梁文道：对，你比如说像有些很有名的人类学报告，不就专门研究一种东西，叫环太平洋地区，特别是南太平洋上面的群岛，上面流行一种炫富宴，那这个炫富宴是有社会链条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样的，比如说我是，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岛上住，南太平洋不是一个个小岛吗，捕鱼为生什么的。

然后我这个小岛儿子要结婚了，或者给族长做大寿了，那就要摆一次宴会，这个宴席为什么叫炫富宴啊，或者叫也有人叫奢富宴，它是这样的，叫举全岛或者全村、至少全家庭之力，就你都把这些钱、好东西砸到这场宴会上，乃至于到了一个地步，是明天都没饭吃了，也不管今天都得全拿出来。

然后就把附近几个岛的人都叫过来，然后叫过来呢，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这东西是吃不完用不完的，那吃不完用不完怎么办呢？再大家看这个碗好不好，好，砸，然后这个什么，有什么他们很珍贵一些贝壳当场砸烂，就是这不要了，今天这么高兴，这个贝壳有意思吗，没意思。摔，是这样。

那然后呢，他这么干完一回之后呢，他就叫有面子了，那么但是他干了一件为了你，比如说我请你来我的婚礼，我再请你来，你看我在你面前花了这么多钱，搞这很有面子。

许子东：是不是这个岛就此就有名了。

梁文道：不，你就欠了我了，有点像中国人，就下回就轮到你那个岛上，你家就要嫁女儿了，那我得去，你得在我家，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砸砸你家的宝贝了。

窦文涛：好家伙，谁吐血就给谁面子。

梁文道：对，就是得弄到吐血为止。

许子东：我还以为是一些后发经济体的城市，靠办大型的活动来获得这个城市的荣誉。

梁文道：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讲面子，面子是要给人看的，你给谁看，是这个问题。在他们而言呢，一个有面子的人，这个岛上的这个家庭就是他能够搞一场宴会，牵连到几百海里，几千个岛的人都来，那他叫有面子，就越有面子，其实跟中国人就像了，什么叫有大面子的人呢？

不只是他能请到窦文涛，而且是他这顿饭，比如说我们参加喜宴，常常会听到这个主持人或者婚礼主持人讲这么一句话，今天很感谢从世界各地赶来的亲友们，今天有从巴黎来的某某某是吧，这就一样的，有很多使领馆给我们拍来电报，表示祝贺表示祝贺。

马家辉：那这种面子又不仅是看的，因为刚说给人家看是可以用的，怎么说呢？其实费孝通《乡土中国》就讲了很多这个，讲得非常清楚了。

窦文涛：熟人社会里的。

马家辉：对啊，好像一个涟漪一样，慢慢一圈一圈出来。

梁文道：人伦。

马家辉：因为那个是要用的，怎么用呢？这不仅是被人家看的，因为那个面子成为他的资源，他的身份，他以后可以用的，你有面子了，你才能成为那个社会里面的领袖，才能用，所以他是里面有一种理性的成本计算。

许子东：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花钱去买面子的，比方说名牌，你看到吗，同样一个包，3000块、3万块、300块，那个3万块的就是面子，你放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我要3万块买来，我自己都觉得值，旁边人，因为旁边人看你的眼光不一样，你用3万块的包，代表了你的身份的不一样，它完全超出使用价值，这个不就增加你的面子嘛。

窦文涛：这个面子就是你的标签，你自己行走社会，别人靠什么来论断你。

许子东：对，那这个就是等于是现在的生活的一个普遍规律了吗。

窦文涛：而且还有这个一个面子，它等于是一种货币，面子是人际交往当中的货币，但是这个货币的币值，不像真正的钱一样说一百咱没争议，有的时候很多矛盾。

许子东：比特币。

窦文涛：有的时候，很多矛盾就发生在我们对于这个货币，这是面子当然能用的，能换能换利益，但是有时候如果两个人，对您这个面子的币值有争议，矛盾由此产生。

梁文道：但是还有一方面，就像刚才子东讲那个，他不一定只具有一个货币的通行价值，它有时候本身有内在价值，这个内在价值就是，你本身得到一种被尊重的感受，就是一个内在价值。

就比如说也许你今天穿了满身名牌，让人一看就看得出来，你会觉得人家，这变成一个通行货币，因为人家觉得这觉得可以跟你做生意，你是有家底的很可靠的。

但是有时候他要获得的就是，由于我穿了这么一身人人都认得出来的名牌，所以我去到哪儿，人家对我。

许子东：就有这个估价了。

梁文道：对，就是有一个面子，就让我，这个东西让我本身心理感受上舒服。

许子东：其实做领导的、做老板的聪明一点，就多给人家面子。因为这个货币是最容易给人家自尊嘛，给人家一点自尊。

梁文道：让人舒服点，其实你不亏嘛。

许子东：就算你不提拔，不加人工，你说几句好话，请吃一顿饭，人家也觉得受尊敬。

否则的话，你就算给他加人工，那你态度这个样子，下面的人还是火大。

梁文道：比如说就像刚才我说买奢侈品，你是为了让别人觉得瞧得起你，就比如说有时候我看到，我们的富豪穿的都很像嘛，一定有爱马仕皮带，那个鞋一定是古驰的那个标志。

窦文涛：有研究。

梁文道：对。

许子东：一个H在肚子上挺得很大。

梁文道：一看就看得出来，但是很多人，我记得小时候我常听人说，真的有钱人了，不需要那么炫富的，说你看人家，我小时候就常听人这么讲，你看谁谁谁生活很俭朴，那现在人最喜欢传说的其中一个，这种人物就是李嘉诚，李嘉诚不是戴一个高日本的很便宜的一个钢表，带了几十年，然后这是一个传说。

另外一个就是说巴菲特，住了一个小房子是吧，然后上哪儿都吃麦当劳，那么比尔盖茨最初不坐私人飞机的时候，出门出差是坐经济舱的。

但是问题是呢，我觉得说这些话的人有点无聊，他没有想过就是，一个人之所以还需要穿名牌什么，就是因为他不能刷脸嘛，他就只好刷这个。那比如说李嘉诚来了，谁计较他戴什么表，对不对？

窦文涛：没错。

梁文道：他的脸就比那个表，再怎么贵还值钱，谁都认得出来。

窦文涛：你说的非常好，但是你得让我去广告。

福特锐界《圆桌派》广告之后见。

梁文道：李嘉诚是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你就像刚才许老师讲那种，他是怎么给人面子，比如说你普通一个人，平常人约了吃饭怎么样，就没见过面的人，他约你到他自己写字楼楼上自己小饭厅吃饭，楼下传报上去说，比如说窦先生上来，然后你上去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看到电梯门一开，他站在那儿等你，跟你握手，窦先生，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吃完饭又把你送出去。

许子东：这一步非常重要，要是他在吃饭的桌子上等你的话，你看这一步就差很远了。

梁文道；很不一样，但是就这一步，所有人都记得，所有人都说李嘉诚是这样的人，给你面子的人。

许子东：就是做到不应该，本来人家觉得这是应该，我去见一个高层，那真是中间几道传达，最后你见到。

梁文道：许爷来了。

许子东：不，哪里啊，当然不用这种话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他这走出一步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见有的企业家，就是说这一个宴会厅，李嘉诚吃饭，后来他观察发现，他在每一个人的身边都坐15分钟，就让你得到平等的这种尊重，每个人都主动的递名片给你。

所以我就觉得，他就让我想起杜月笙了，当然两个人是两个路数是吧？当年的这个杜月笙不是在上海混吗？就是讲三个面子，人生要吃三碗面，你觉得是什么，体面，场面，情面就是这三碗面。

你比如说杜月笙照顾，就说当时抗战胜利以后，四川发水灾，那个时候还要参议会，四川参议会的议长到上海这个求援，就说你这个赈济哪，给我们得要钱嘛，但是当时的上海市长叫吴国桢，这个吴国桢软磨硬扛的就给推了。

推了之后呢，这个议长就找到杜月笙，杜月笙就说，能不能这帮忙，杜月笙就说这个事儿我可以办，他说但是呢，我得让这个孔祥熙，当时孔祥熙好像是司法院长还是什么，他去找孔祥熙，他跟孔祥熙说孔先生这个事情赈灾的事情，我来出钱，我来操办。

但是，你必须你啊来请这个客，来做主，你要代我出头，于是孔祥熙也很高兴，就请议长，上海市长吴国桢这都在一桌上，孔祥熙就是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办好，然后这杜月笙站起来说，桌有这个孔院长给我们这个号令，小弟我一定把这个事情操办得妥妥善善，一定要把赈济灾民的工作完成好。

那篇文章还只是说，说你看杜月笙多会给孔祥熙面子，让孔祥熙多开心啊，做善事，他做了实事，孔祥熙得个名，你觉得他是多给孔祥熙面子？其实我觉得还有另一层，就是因为吴国桢把这个事儿给推了。

如果我这个杜月笙接手过来去做，那不是不给这个上海市长面子吗？对，但是我现在把孔祥熙请出来，是他让我办的，这个事你看，这个就是场面情面体面，这不都是照顾。

马家辉：对，他打点周到，很多这种故事，像有那时候，其中一个是一个作家，搞电影的，反正有个事情去见杜月笙，去了杜公馆，作家那边等，等了半小时，杜先生才出来穿着长衫的，他已经脸都黑了。

那个作家像我一样脾气不好，这样脸都黑了，想走了，杜月笙马上在他起来说，要走前先说那个就说给个面子，不要倒茶，我说话。

窦文涛：我给我自个儿倒行吗？你不给我面子。

马家辉：梁先生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我晚了，为什么，因为你是写作作家文化人，我总要穿的体面。那我刚什么什么衣服长衫什么，有点皱，我就请我那个工人，替我先熨好打点好，我才能出来见你。

那个作家当然就被他收的贴贴服服，后来写文章称赞他们，可是有时候当对方他也给你面子有点，你要淡定才能应对，我就闯过祸，在一个宴会场合，李先生，我们刚刚李超人李嘉诚，就像你说每一桌要突然过来坐了几分钟跟你聊。

我没想到这样，他一过来，我们那一桌只有几个人，然后他就过来坐下来聊，一坐下来我太兴奋了，嘴巴说我不稀罕那个，然后那个太兴奋了，李嘉诚坐我旁边，准备要掏手机拍，可是一兴奋，他来握手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李先生我是你偶像，很丢脸呢。

窦文涛：我是你粉丝。

梁文道：还是给他倒茶吧。

马家辉：这个好丢脸了，我到今天都觉得很难看。

梁文道：我是你的偶像，然后李嘉诚怎么样？

马家辉：他就笑啊，李先生，我是你偶像，没有，你是我偶像。我说你是我偶像，好丢脸，你知道吗？从此我就觉得，给点面子，又倒茶，干啥呢。

窦文涛：你这时候就要喝点儿茶了。

梁文道：你得喝点茶。

许子东：在乎面子是弱者，其实听下来，给人面子是真的是强者，在高位的人。

梁文道：你有面子可以给嘛，而且我们平常注意的面子，一个是钱了，比方说结婚、房子、车子，一个就是贯彻到比如说名牌、衣服什么。

还有一个面子，我们说实在话，我们看别人看不惯，但自己常常犯，就是你会提有名的人，就有意无意的，道理很简单，恩格斯说：你的人的性格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。

所以你要是认识是巴菲特，你要是认识李嘉诚，比方他跟李嘉诚坐过一下，这个马家辉就不同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马家辉就不同的马家辉，所以我们平常我们，我这常常警惕自己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，面子别人。

许子东：但是看别人。

窦文涛：这说明面子这种货币还可以借贷，对吧？我可以借，认识文道吗？那是我哥们儿。

许子东：不是，不是借贷，那个是银行存款，那个是在银行存款，等于是先兑现这样，我谁谁谁，而且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时候说，谁谁谁给我打了个电话是吧，要我到长城去铺大理石，对不对，诸如此类。

就是说其实想明白了，就是你说的，就是人为了自己的自尊，越是低下的人，越要维护自己的自尊。除了钱，除了礼物之外，认识名人，包括人家请你窦文涛去主持婚礼，都是这个，你一个名人进入他的社交圈，旁边的人其实看的蛮清楚的，其实你说他的朋友当中会不知道这个情况，其实都知道。

但是自己，我们包括我常常有时候在想，自己是不是有时候也这样呢？会不会有意无意的时候，我们写文章引很多有名的人，是不是也在狐假虎威呢？就是说这个不是个前现代的，单单的一个问题。

窦文涛：我真的，他刚才讲了他的这个没面子的历史，要是你们俩，就是敢不敢说你们记得，因为这个可以了解到你们在乎什么，就是说你们觉得最没面子的，这辈子最没面子的是什么事儿，或者说是哪一件事儿让你觉得最有面子，你们能说来听听吗？

许子东：我不能说最没面子，但我可以说我最丢脸的一件事情，我一直是记得，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家里被抄家的时候，我父亲被他们北京红卫兵拉出去，戴着个睡帽在那里斗他的时候，我当时不恨北京红卫兵，我这个书里都写了，不恨他，那么这个是假定说，这个是限于一个特定的时代的话。

我后来还有一件更丢脸的事情，就是我后来读了研究生了，我开始写小说了，然后我父亲其实是有点啰嗦了，碰到一点事情，就跟人家反复的讲，所以他就把我发表我的文章的杂志放在那个枕头下面。

我已经知道他反复跟人家讲，所以我跟我爸爸说，我说爸爸你不要再去跟人家讲了，你已经所有来我家的人都知道我许子东发表文章了，你再讲，人家都觉得你烦了，我爸爸说好好好，我绝对不讲，但有一次是中秋节嘛，我记得我回去，听到他还在讲，我就一上去，我真的很不开心。

我就一开门是我哥哥的一个同学在，我父亲又拿出我的那个杂志在跟他说，我当时就说，我说爸爸你做什么嘛，然后我爸爸呢，这个帽子歪着，就好像很对不起我的样子，就是遮挡着把这个东西。我后来想想我太不是人了，这是我最丢脸的一件事情，比我做什么事情都丢脸。

他就这一点骄傲了，他已经睡在床上，就是我读了研究生，我发了个文章，他就这一点骄傲，我连这一点都不给他，我这个觉得我是很丢脸，真是不要讲没面子，我真是很丢脸。

我当时觉得我爸爸要面子，他为了他拿我来做他的面子，我觉得这很可笑。我现在回想起来是我自己的问题，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，这是我记忆非常深刻的。

窦文涛：而且你愿意把它说出来。

许子东：不是，我现在意识到我这个是一个丢脸的事情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知道你能够在这儿公开讲出来，这就意味着有类似于某种宗教情怀。就是你觉得自己特别的一个耻辱，特别没面子，其实有的时候如何解脱呢？如何解脱呢？在这个宗教里，包括在佛教里就有一种叫发露忏悔，就是你愿意，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愿意当众讲自己的丑事啊，是因为你包括美国那种戒酒俱乐部，很多心理症，都是要，你要在大家面前。

梁文道：口述治疗。

窦文涛：把你觉得最耻辱的事情讲出来，讲出来本身也是一种治疗。

许子东：就因为我本来觉得他被人家斗，我不能去救他是一个最大的耻辱，后来我发现，我现在一直回想到他当时那种很歉疚看着我，像小孩犯了错一样，把那个杂志往枕头下面塞的那种表情，这个真是我这个我犯了大错。

窦文涛：你这个类似的我也有，那都不能叫没面子，确实是觉得就是羞愧耻辱。

马家辉：愧疚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就记得我小的，我是很小的时候，因为我哥哥总是帮我打架，我的哥哥也总是帮我打架，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比我大的孩子，比我哥哥都大的孩子欺负我，你知道吗？

欺负我，我哥哥总是那么勇敢，就为了弟弟总这么就跟他打，最后当然体力上打不过他，你知道吗？最后被他骑在身上一脚一个，我今天还记得那个画面，踩着我哥哥这两个胳膊，往我哥哥脸上吐吐沫，当时我就站在他身后，我就我拿起一块砖头，我就能把他给放倒，但是这个小孩就懦弱，就反映我这个懦弱，我就当时。

这么小的事情，我是记一辈子，就是我到现在见着我哥哥，我就跟他道歉，我哥哥说哪有这事儿，你自己做梦的，他完全不记得了，但是你看这就是我觉得好没面子，就是一个羞辱这种，所以。

马家辉：这个也是愧疚吧，不是一般理解的面子。

许子东：讲起来也是丢脸，这也是丢脸的事情。

马家辉：因为别人也没有这种感觉嘛，丢脸通常是在别人面前。

许子东：不是，我觉得有，在房间里的我哥哥的那个同学，他这个是我们家的好朋友，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，曾经帮助过我们，他当时就有一个表情就是说你何必呢？就是说老人就是糊涂了，把你的小说一再拿出来展览你何必去训斥他，甚至是好像高声的说，你爸爸不要做，我看他的表情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后来回想起来，我这是丢脸的事情。

窦文涛：文道，你觉得最丢脸的能说吗？

梁文道：愧疚是先不管，就纯粹讲丢脸，我常常丢脸，乃至于我都丢惯了。

窦文涛：都不要脸了是吗，都不要脸，说一桩我听听。

梁文道：很简单嘛，我觉得首先。

窦文涛：佴从来都是有头有脸，我觉得，我们才没皮没脸。

梁文道：你不能够了解我那种心理，就家辉可能听我说过，我总觉得做节目就对我而言很丢脸，这就丢人现眼了，就是因为。

许子东：卖身。

梁文道：怎么讲，因为我原来的愿望是希望自己做一个，没什么人知道的一个人，就顶多写东西，但至少没见过我。但是这当然没办法了，然后第二个丢脸的事就昨天才经历过，就是去演讲，我最怕去演讲或者什么时候那些主持人上台，先把我捧一轮，然后跟着每次那种时候我都低着头，是因为我觉得很羞愧。

他们每一次说梁文道老师哇哇哇哇怎么样，我觉得全部都名不副实，全都是假的，我就觉得是很丢脸的一件事。但是问题是这个是我的工作，所以我天天都要承受这个丢脸。

许子东：有点像天天要卖身，人家旁边人觉得你装的很谦虚。

窦文涛：对，装，这就叫装了。

梁文道：但我真的是觉得很羞愧，我觉得尤其我很受不了，每句话我都觉得有问题。你比如说包括在大陆，尤其在大陆我们做那个演讲活动，那些主持有时候还有套话，那套话包括。

许子东：著名的文化人。

梁文道：对，著名的文化人……，最后一定要来，好，我们现在就让我们掌声，梁文道老师为我们带来一场思想的盛宴。每次到这儿我就天哪，我都讲都还没讲，你怎么知道是思想的盛宴，也许我把你饿坏了呢，对不对？

窦文涛：所以我们俩穿衣服都能撞衫，他的这种心理我也有，但是我已经无耻者无畏了，就是我已经。

梁文道：我要向你多学习，往你的方向迈进。

窦文涛：文道，我非常能理解，就是说因为这种我理解，说起来，一般的观众很难理解，就是说啊就咱们就在这儿干这行的，装疯卖傻，可是你知道，曾几何时这个世界上有另一种羞耻观，有另一种没面子，比方说我打比方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咱们今天演艺界的人士得到了最高的推崇，对吧？

这是很好的，这明星，但是你知道在旧社会曾经有一个时候，戏子，你是跟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色情业的人在一个社会等级上，就婊子无情戏子无义，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艺人的社会地位，就是你可能很挣钱，你可能非常火，也有大批的粉丝。

可是你说一个戏子，你要嫁到一个贵族的家里，这个就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，就连邓丽君你记得吗？当年跟新加坡的一个家族的人谈恋爱，老太太还是觉得你这个唱歌的，你这不能跟我们这个家族般配的，你知道，你看在那个时候呢，以为出头露脸的，不出头露脸的叫贵气出。

出头露脸的，出来装装卖傻的，这在曾经曾几何时，这是那么一种文化，当然今天改了，但是今天我认为艺人的地位也有点捧得过高了，你们没有那么高，对吗？

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我很能理解，就包括我们身上残存这一点，就比如说被众人所注意，在众人当中特别出名，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可羞耻的事情，就你的这个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能理解，我甚至在驰骋这个思维，你去看爱因斯坦的传记，我也发现很有趣。

爱因斯坦就正处于现代媒体社会正在发达的起来的一个时候，所以他这个相对论，他得了这个诺贝尔奖，一时之间他成了红人，到美国到英国，到各国到哪儿？人们纽约时报的记者或者码头上欢迎他的人，包括到上海，对，那就跟今天欢迎周杰伦没什么两样，就当明星。

但是你会注意到，第一个他还一方面是挺享受，但另一方面也难免流露出一点含羞带怯，甚至于当时的学者圈有很多人瞧不起他，就说我们是学者。

梁文道；他只是个明星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怎么现在他成明星了，就在我们这儿是很没面子的一个事情，你这儿成了个大众娱乐明星，你太有失学者的体面，在那个时候。

许子东：句句都在骂我吗？

窦文涛：前一阵儿那个谁，那个赫拉利你知道吗？尤瓦尔·赫拉利上台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就对中国文化有点，中国当代文化有点不适应，一出来他就是说我是一个科学家，还是说历史学者。

梁文道：历史学者。

窦文涛：我又不是摇滚明星，我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去这种场合。

许子东：它那个灯光。

窦文涛：太多了，就是你知道中国我觉得真的是，就是从综艺节目里学到了一些好的，但是学到了一些糟的，就是说你这个体面何在？比方说我们看到就是联合国开会，或者说你们大学国际上学者之间开会，那不就是个会议室吗？那该有记者采访就加话筒，就很朴实的，会议室。

唯有我们当代我国很多时候，不管是学术会议还是新闻发布会，就像文道刚才说的，因为我做过多年这个主持人了，就是说现在我们有请著名作家马家辉登台，你还不能马上登台，咣咣咣咣咣咣，这像鬼子进村了，就是那个音乐，然后呢，就声光画电，所以这尤瓦尔·赫拉利为什么。

梁文道：然后少佐来了。

窦文涛：就为什么，而且那个最后又那个转球的。

许子东：家辉这时候在想，我怎么没得到这种待遇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就转球的那个灯，你想你一个学者你来给大家讲讲历史，有的时候还找几个穿旗袍的对吧？

许子东：不会吧，学术演讲。

梁文道：穿旗袍的也有，我都学过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说，把你架出来。

梁文道：这个也是我很难理解，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回，我去一个国内顶尖的其中一个大学，跟另一个朋友去演讲，然后我那个朋友，这个学校出来的，他到他母校，我们一进门我就昏了。

我说今天这个活动据说是学生会办的，就学生自己主办的，那为什么堂堂这么一间国内顶级大学的学生会主办的一场演讲活动，请出一些女学生穿的像酒楼咨客一样。

窦文涛：真的？

梁文道：然后把我们给接进去，送上台献花什么的，我说学生为什么不能就像学生，就是我陪你们一个校友回来跟你们聊天如此而已，他们。

许子东：我记得我们到北大五院演讲，气氛很好的，根本没有这种东西。

梁文道：没有，但是我有一回去过，待遇不一样。

窦文涛：反正你们俩谁有面子，从这儿看出来了。

梁文道：你看为了我，不是，为我那朋友，人家就换旗袍了。

许子东：没有啊，我那次拉着他一起去了。

马家辉：碰到这种情况，我觉得难免，去任何情况，那像你们刚说的那种不自在的感觉，那我一度也有，后来我发现我只有两个方法可以让自己变得自在。

第一个是说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，比方说别人介绍我的时候，别人其实也不是不一定讲真话，而介绍你的那个人，也知道自己不在讲真话，他可能没时间准备，所以大概google 搜索一下，然后就讲个套话，然后观众所谓粉丝也没有太当真了。

许子东：也没有当你是著名文化人。

马家辉：没有，他可能就是一个标签，就当我觉得说，我就至少我这样告诉自己，你干嘛当真呢，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只是一个套路。

许子东：你说的这么一本正经，你以为你一本正经，谁都知道你就是装，对不对？他也知道你们知道我是装，我们也知道他知道我们在装，你明白吗？

马家辉：木心说我们讲过好多遍，骗子骗骗子，对不对？我在骗你，你知道我在骗你，你也在骗我，我也知道你在骗我，骗子骗骗子。

许子东：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知道自己在装好，还是不知道自己在装好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我觉得事实情况是这样的，就是装和不装不是两张皮，而是说人是个处境动物，人是个情境动物，这个表演学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，就是真听真看真感觉，真听真看真感觉。

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要警惕，有时候我们在群体的场合特别容易失去自我，就是你确实是真的，因为如果周围1万个人都在冲马家辉欢呼的时候，你冲他欢呼似乎也是很发自内心的，因为你受那个感染就真听真看真感觉。

但是那是你的真实吗？不一定，可能散伙了之后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冲这么个东西这样，他就是他是这么一种感觉，所以这个人真的就像是一天穿行在几个话剧舞台上。

马家辉：假如你说到处境，有些处境我觉得应该装的，我最近有一个感受，是什么处境呢？在家里。比方说我回到家比较放松，跟我太太讲话，跟我小孩讲话，有时候特别跟小孩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其实有些矛盾冲突。

但我后来最近领悟，我应该装一下，比方说我出来跟其他年轻人，也是二十多岁的90后不会那么冲突，ok， 因为我装着聆听他们的感受，装着不批评，不会瞧不起，不会取笑，我就装着就好，然后我对于我女儿。

梁文道：我觉得这点很重要。

马家辉：太真了嘛，我一听我就觉得你这样不对，你这样不好。

梁文道：家庭和睦其中一个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要装，对家人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忘了尤其要装。

马家辉：没错，回去对我女儿我装一个，好吧，我装一个关怀的人，聆听的人，关心的支持的人。不要说变成一个真实的那么紧张的老爸，我对着我老婆装成一个好老公，对不对？老婆面前不说真，对不对？

窦文涛：我跟你说在这个意义上，装，功德无量。人类的文明本质就是装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当然要不装怎么着呢？动物了，那就是动物了，完全不装就动物。

所以也就过去文道有个观点我很同意，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，这个假大空的东西比较流行，所以作为一种逆反呢，有人提出我就是真小人，真小人好过伪君子，但是我觉得这不意味着，我们不应该去追求真君子，说白了这个装就是你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儿，对不对？

你到哪儿得扮演你合适的角色，就等于是说人家尤瓦尔·赫拉利，一个学者他不应该以摇滚明星的范儿出现，它其实就是每一个场合，每一种情况，每一种关系里，人都在。

许子东：进入角色，符合你自己的本色，这个就是不装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就做人了，而且要崇拜，不单单是真君子，就是君子，而且真小人也不一定真，对不对。

这个张爱玲一直讲过，她说她的后母，她那个爸爸找过一个年纪比她大的一个女的，其实是风尘女子，帮她做衣服，做了衣服以后说你喜欢吧，然后张爱玲说我爱你，她说我说这个话的时候还是真心的，所以她后来一直后悔，她对着这么一个女的说我爱他她，但是她说的是真心的，所以人有时候真心就像你说的，其实也是一种情境，对吧？

窦文涛：对。

梁文道：戏假情真。

窦文涛：对，这个有的时候流氓都是装的，你知道吧，来，在装与不装之间，咱们就是各得其所吧。

END